

素质爸爸，素质妈妈 与素质儿子

对孩子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学富五车的父亲，也不是才高八斗的母亲；不是日进斗金的父亲，也不是腰缠万贯的母亲；不是出入官场的父亲，也不是女强人似的母亲。他们需要的是宽厚的父母，宽松的家庭氛围。

采访者：黄先生，首先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作如此长篇的采访，可能会花费您较多的时间，为此我还要感谢您的太太和儿子。

从某种程度来说，我们这里所做的是对一个素质家庭的访谈，包括您、您的太太和您的儿子。有些问题还要他们来回答。我们的话题主要是中国家长所关心的问题，即在家庭中如何进行素质教育的问题。

对您的采访，是我们一个系列采访计划的开篇。作为一个报业集团所属的出版社，我们相信图书也是一种媒体，并且是其它媒体所不能替代的媒体，所以我们采取对谈的形式对您作长篇深度的采访。

希望我们的采访能成功。

黄全愈：谢谢。我也一直希望能有一个机会，能与南方日报合作。

采访者：黄先生，因为工作的需要，我对广东省近两年的高考状元进行了采访。我们的话题就从这里开始。

广东实行的是 3+X 考试，2000 年共产生了 6 名高考状元，几乎全部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普通家庭，我亲自对这些家庭进行过采访和观察。就普通家庭产生高考状元这个问题我采访了中国著名的高考问题研究专家，中国科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王极盛先生，他对近两年的全国 135 名高考状元进行过调查。他说，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全国有 70% 的高考状元来自普通家庭。并且有 20% 来自比较贫穷的农村家庭。

令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些状元家庭中，父母的文化程

度都不是很高。父亲是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 63%，母亲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 71%。

我所要问你的是，普通家庭是不是更适合孩子的成长？也就是说，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科学道理可言？

黄全愈：这个问题，要从几方面来谈。

首先，“状元”这个概念来自科举考试。

今天我们说的“状元”，是高考的状元，是应试教育运作下产生的“状元”。

高考状元是不是意味着成功？从应试教育的角度看，以中国目前的社会价值观来看，可以这样说，高考状元意味着成功。

然而，从培养人的素质，从素质教育的角度看。倒不一定。

我问过一个“状元”：为什么老师要尊重学生？

该“状元”说：老师不用尊重学生。

让我吃了一惊。

如果“高考状元”成为一部只会考试的“机器”，人云亦云的“学生”，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乖”孩子，这就是一个悲剧。

到底全国的高考状元们是怎样的状况？我不知道。但我想，如果有人能用素质教育的要求去“考查”、去评价一下状元们，去追踪社会实践中这些“状元”们的表现，这一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十分有价值的工作。

有人曾做过一个调查，发现一个“13名现象”（也有说是“15名现象”），即在班里位居13或15名的学生，毕业到社会上以后，最成功。

这中间有没有什么道理呢？

我想是有的。我们拿一个杯子来作比喻：装满了水的，是班里前几名的学生；装了超过半杯水的，是位居前 10 到 20 名的学生；才装了很少水的，是排名在后的同学。

水装得太满了——老师那里来的东西和考试的东西装得太多，就可能没有留给自己足够的独立思考和发展的空间。反而是那些位居前 10 到 20 名的学生既学了书本的知识，在“杯子”里又留有自己发展的空间。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很生动、很形象，但不科学。有的学生并没有把脑子装满，就位居班里甚至校里前几名，给自己的发展留下了很多空间。有的把脑袋都装满了，仍是排名中游。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只会考试的“机器”，人云亦云的“学生”，要培养自己的独立思考的能力、实践的能力、动手的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创造能力，等等。

2001 年有一篇得满分的高考作文名为“赤兔之死”。在还未与考生的姓名对上号的情况下，就被媒体铺天盖地地炒得沸沸扬扬。南京大学甚至在尚未知道考生“为何许人也”的情况下，迫不及待地表示要破格录取。这似乎是求贤若渴，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其实是为“考试文化”的“今八股”推波助澜。

我的心里有一丝悲凉。这与古代的科举考试的追求唯文至上的形式，崇尚“八股”美的风气，又有什么两样？！再加上这是一篇文言文，本身就更有八股气。

我并不是说这篇作文写得不好，我是对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学风追求的东西感到不安。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而且这个“一举成名”靠的是一篇作文。

“赤兔之死”算不算一篇好文章？

这要看产生该文的具体情形。

如果这是一次全国的征文大奖赛，作文题同样，但全国的应征者包括学者、作家，有一个月的时间准备，而且获奖者将获得一次改变人生的绝好机会；那么，“赤兔之死”恐怕只能算一般的文章。如果金榜题名的仍是“赤兔之死”，中国也真该哀叹了。

如果这是一次给全国考生的开卷“高考”，作文题同样，但考生有一个月的时间准备，“赤兔之死”恐怕只能算一篇比较好的作文。

因此，“赤兔之死”的“一举成名”，得益于考试的环境——有限的时间和紧张的氛围。我不知道，作者在考试前是否写过类似的作文。但“赤兔”的“死”却激活了一种学风。这个考生的“一举成名”使得芸芸“考生”生都去琢磨怎样在堂上做八股，而且文言文可能还会成为一种时尚。

这就是“考试文化”的恶果。

我不是说一篇文章，我是说我们追求的风气及其后果。

早在 100 年前，湖广总督张之洞就上奏道：“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

于是，在 1905 年科举就被废除了。

100 年前的张之洞之言确实值得我们今天深思！

应试教育的核心是怎样在考试中得高分，并以此作为排他的先决条件。素质教育并不排斥高分，如果说素质全面、健康发展的，分数就一定低，这是不符合逻辑的。与之相反，素质

全面、健康发展的，分数也一定高。当然，是不是高到应试教育那种程度，倒不一定。

“分数是实力的体现”这句话不全对，应该是“分数是实力的体现之一。”因为许多实力不是仅仅通过分数来体现的。应试教育的关键误区是把“如何应付考试”当成了教育的核心，把考试成绩作为衡量人的唯一标准。在这个指挥棒的驱使下，人们无法重视素质的全面、健康的发展，使得孩子的许多素质被曲扭了。

这是我要谈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您所说的高考状元的家庭环境，很发人深省。

对许多孩子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学富五车的父亲，也不是才高八斗的母亲；不是日进斗金的父亲，也不是腰缠万贯的母亲；不是出入官场的父亲，也不是女强人似的母亲。他们需要的是宽厚的父母，宽松的家庭氛围。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过反省的，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我引用我对儿子矿矿的教育做例子。

矿矿踢球的技术和技巧很不错，但心理状态不佳，患得患失。

原因何在？

矿矿踢了六七年足球，可能也参加了近百场比赛，算起来我只表扬过孩子大概三四次。每次总是恨铁不成钢地批评他，说这不对，指那有错。

就拿他参加的第一场足球赛来说吧，尽管六七年过去了，矿矿从后场带球连过数人，踢进他人生中的第一个球，我还历历在目，但当时比赛一结束，我就批评他射失了一个点球，如

果罚进了那个球，他们队就赢了……

记得当时，阿莱西欧博士很不解地打断我的话（美国人很少打断别人的话，除非实在不得已），说道：“嗨，别忘了，那个进球是‘贝利’式的。”说着还做了个顶刮刮的手势。

矿矿倒是没说什么，也没有看我，低着头。

后来，比赛多了，批评也多了。孩子开始反抗说：“爸爸，您从来不表扬我的。您看，人家尼克的爸爸总是鼓励他，他今天丢了几次球，他爸爸还说他‘好样的’。好什么好，其实我才是好样的……”

我说：“美国家长要求不严格，那是他们的事。谁说我不表扬，那次……”我一次次列举表扬过的那三四场球。

我也隐隐约约感觉到，矿矿在球场上的心理素质比不过许多美国孩子好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批评太多。但我又总是认为，严师出高徒，多指出问题，让孩子正视自己的弱点，对孩子的成长有好处。

一直到了1999年秋天，矿矿考进默乐私立高中，他和麦德都入选了该校的足球C队，都打的是前锋。通过对他们两人的比较，我才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说实话，刚开始我并不把麦德放在眼里，因为要说球技和身体条件，矿矿绝对比麦德好：矿矿的速度、身高和力量是麦德没法比的。要说“双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球技就更不能比！麦德连最基本的内侧踢球都不太正规，更不要说矿矿都会的那些什么正脚背大力抽射，倒挂金钩，“德尼尔森”式的左晃右晃的假动作过人……

慢慢地我困惑了，就是在这种根本无法相比的情况下，怎么他俩的进球数会互相咬着攀升呢？这引起了我的高度注意和

深思。

经过仔细地观察，我发现麦德球场上的心理素质，要比矿矿强得多。

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中国孩子“高分低能”，美国孩子“低分高能”的现象也表现到了美国高中的足球赛场上？

矿矿在场上患得患失，有时拿了球还往场外往我这里望一眼。

有好几次比赛结束后，我问矿矿：“为什么有时得了球，你要往场外，往爸爸这边望一眼？”

矿矿一脸诧异，一口否认，说他根本没有望场外的我。

我意识到：这是他下意识的动作，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

这让我深感不安……

为什么孩子拿了球要往我这里望一眼？

心里有压力，怕丢球？

谁使得孩子心里有压力？

想到这里，我不敢往下想……

反观麦德，他拿到球时，心里坦然得很，不就是平常的一个球吗？根本不去想拿不拿得住的问题。就是丢了球，也没啥了不起，大不了再去抢回来，就是抢不回来，爸爸妈妈也从来都是鼓励。没有心理负担，打起球来就很坦然，难怪在球场上的心理状态这么好！

我们来分析一下矿矿和麦德的家庭情况。

矿矿有一个“会”踢球的父亲兼“私人教练”。

麦德的父亲不会踢球，顶多是会看球。

矿矿的父亲一丝不苟，非常严厉，总是恨铁不成钢，总是以为先有严师后有高徒。

麦德的父亲很宽容，从不像“有的人”在场外捶胸顿足，也从尖声叫喊，甚至好像没有什么胜负观。

矿矿的父亲管得太多，管得太宽，从“怎么停球”，“怎么跑位”，“该传球还是该射门”这类细节都管，恨不得孩子的一招一式都是父亲的“翻版”。

麦德的父亲从来不告诉孩子怎么踢球，当然他可能也根本没有能力去告诉孩子怎么踢球。他能做的，就是给孩子提供一个宽松的心理环境。

再回过头来看看您提供的情况：“全国有70%的高考状元是普通家庭。并且有20%来自农村比较贫穷的家庭。令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些状元家庭中，父母的文化程度都不是很高。父亲是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3%，母亲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1%。”

如果我们把家长的“文化程度不高”比作“不会踢足球”，这样一比较，您看，麦德的家庭背景是不是很像那些高考状元的家庭？

这样的分析和比较，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普通家庭往往有意无意地给孩子提供了一个更宽松、更和谐的家庭环境和氛围。于是，常常使得孩子患得患失的父母人为的外在的压力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如果这些家庭的孩子，有一定的资质，又很能理解父母的处境和难处，并且深知：要改变自己的状况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孩子就有了内在的动力。

一些并不普通的家庭的孩子，外在的压力抵消了内在的动

力，甚至完全被外在的压力压垮了。而一些普通家庭的孩子，在没有家庭的外在压力的情况下，如果能产生内在的动力，一正一负，优势和结果就出来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特殊家庭出不了高考状元，普通家庭就一定出得了高考状元。

能不能出高考状元，牵涉的方方面面很多。这里要说的是宽厚的父母、宽松的家庭心理环境更能使孩子“正常”地出现在竞争中。

然而。事情不能一概而论。“严师出高徒”也是有的；宽厚的父母，宽松的家庭环境也可能使得孩子无所事事、碌碌无为；普通的家庭也可能会更加变本加厉地逼着孩子去“应试”。

采访者：前一段，出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西安有一个富人家庭，一家两口子都开有公司，从事电脑业务，孩子现在上中学，包了两个三陪小姐，带着 15 万现金，住着星级酒店，不上学到全国各地周游。后来，因为他使用的是假身份证，在郑州机场被扣留。孩子他妈来接孩子回家的时候，连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这种事，在有钱人家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广东，已经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富人阶层和白领阶层。这些家庭，可能在物质上，他们能给孩子较好的条件。但是很少有时间管孩子，并且特别娇惯孩子。

对很富有家庭的家长，你对他们有什么忠告？

黄全愈：我有一个相当富有的美国朋友，他对我说，他很有钱，但他很不愉快。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由于生意上了轨道，基本不用什么打理，也照样运转赚钱。我几乎到了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步——市场上有的车子我都能开(买)市场上有的房子我都能住(买)别人能享受得起的旅游，我也能消受……唯一不开心的是孩子不争气！

矿矿有个同学 外祖父死时 把2300万美元的遗产给了他，而没有给他的父母。虽然尚未成年，但一夜之间比父母还富有。

这种靠继承财产而富有的人，英文叫 blue-blood。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和运作，富有的人慢慢多起来。虽然，这个历史还不太长，富有的第一代还年富力强，继承遗产的事情尚未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但可以肯定，blue-blood 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将日渐引起人们的注意。

您抓到了一个潜在的敏感问题。

中国现代出现的富裕阶层，是中国几十年来出现的第一拨富人。大家都一起从“穷”走出来的。由于财产积累的时间还很短，加之中国商品经济社会运作的不规范，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出现“及时行乐”的短期行为心理，对自己的后代，由于自己是从“穷”走出来的，不愿孩子还过自己过去的的生活，在这种潜在的补偿心理和“及时行乐”的短期行为心理的作用下，就会出现怂恿自己后代极度享乐的行为。

美国的一些大富翁中，对自己的孩子也有很“苛刻”的。关于富翁们怎样严格要求后代的故事，听得很多的是洛克菲洛家族的事。在我的身边，我也曾亲眼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她父亲开了几个很大的车行，拥有上千万财产。但朋友对我说，从小她父亲就对他们要求很严格，从小鼓励他们独立、自强，从小就给他们灌输依靠他人没出息的概念。

从来不随便给他们零花钱。他们兄弟姐妹几人，在中学时就外出打工，为自己赚零钱。上大学时，父亲要求他们自己想法解决自己的学费。结果，我那个朋友是靠贷款上的学，最后得博士学位，家里一分钱没出过。有一次，她说起自己上大学时的趣事，说为了省些电费，取暖费，她曾穿着棉衣睡觉。

我相信，随着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多，特别是随着商品经济社会的不断发育，中国的富裕阶层也会慢慢地学会用平常的心理来看待财富，看待家庭和享乐。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中国有一句话，说是“富不过三代”。虽不能说这是一个规律，但却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

原因嘛，至少有二。一是不打江山的，只知道享乐，丢掉了奋斗精神，就是所谓“二世祖”现象。二是父辈的能力不能相传。精神丢了，能力又不能相传，难怪“富不过三代”。

Blue-blood 原指英文的皇室贵族。也是所谓的纯种一族。近亲繁殖的所有问题，包括免疫力低下等，都在这一族中存在。

美国的富贵阶层的后代 -- blue-blood 也有人存在种种毛病。其中，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花天酒地.....是这一族人的典型毛病。

给中国的 blue-blood 的第一条忠告是：“给我一条鱼 今天就会吃完；教我钓鱼，受益终生。”给孩子留下一笔精神财富，比留下一笔物质财富更有意义。

财富可以传给孩子，但能力不能传给孩子，精神不能传给孩子，这是包括我的那个富有的美国朋友在内的全球所有有钱人的共同烦恼。

不少有钱人以为，教育是学校的事，只要能教育好孩子，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什么条件给什么条件：送到贵族学校去寄

宿，送到国外去留学……

岂不知，教育包括了家庭教育，而钱绝对代替不了家庭教育。

给中国的富有阶层的第二条忠告是：钱赚得再多，孩子没有能力去继承，也是白费。而且，钱是赚不完的，但孩子就这一个。要腾出一定的精力、时间和感情来教育孩子。

有钱人往往以为“钱”可以代表一切，可以搞掂一切。不可否认，钱的威力很大。但是，钱起不了作用的地方，正是有钱人最欠缺、最需要的地方。我曾听到一个富有家庭的孩子动情地说：他真愿与贫穷的优秀生对换家庭……

出生贫寒的高考状元可能拥有许多富有家庭的孩子无法体会的东西。

不要把钱看得太重，以为给钱给孩子，满足孩子的物欲，就是一切。钱代替不了亲情，代替不了人间的父爱和母爱。实际上对 blue-blood 来说，他们缺的不是钱，而是钱代替不了的教育和亲情。

给中国的富有阶层的第三条忠告是：在父母与子女之间，撇开钱，多一份亲情，多一份教育。

千万不要把“有了钱就有了一切”的误解传给孩子。

如何避免将有利变为不利，如何把不利变有利。这是不同的家庭的教育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可以传的，就可以丢掉；不可以传的，往往丢不掉。

采访者：民主和宽松的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是至

关重要的。因为民主的家庭环境与孩子心理的成长息息相关。有一个学者对北京的 900 个家庭作过一次调查，结果他发现，33%的家长特别溺爱孩子，对孩子过分保护；有 30%的家长对孩子过分干涉；有 7%的家庭对孩子过分严厉；只有 30%的家庭是温暖理解型的。能和孩子融洽相处，让孩子形成健康向上的心理，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根据我对高考状元的跟踪分析，发现，他们的家庭几乎都有是属于温暖理解型的。

你认为对孩子教育，家长是宽松一些好还是严格一些好？

黄全愈：在农村插队时，我很爱钓鱼。最让人激动的是，把围堰里的水庠出去后，抓那些活蹦乱跳的鱼儿。开始，我总是抓不到鱼儿，弄得满头满脸的烂泥浆，每次鱼儿都能从我的指缝中逃生。

后来，农伯告诉我：关键是抓鱼儿的力度要掌握好，太紧了不行，太松了也不行。太紧，鱼儿感觉有压力，一挣就从指缝中“滑”出去了，实际是被手指的力“挤”了出去。但是，太松了，也不行……

农伯的“抓鱼经”，生动形象，点中要害。

在国内常可听到一句话：“一抓就死，一放就乱。”

管理孩子也是一样，抓得太死，管得太多，看得太严，孩子就没有了主动性，没有了活力，容易变成没有个性，没有思想的顺顺服服的“工具”。当然，适得其反干脆反叛家庭的也有。

孩子毕竟是孩子，完全不管，完全放任，对大多数孩子来说，恐怕也不行。

当然，就像农伯的“抓鱼经”一样，说的是一般的情况。也有的鱼儿根本不用抓，用手掌就能直接“捞”到鱼篓里，也有

的无论怎么调整松紧度都抓不住，只好用网兜和着烂泥一起捞的……

孩子的教育和管理也和抓鱼儿一样，一般来说，该管的要管，该严的要严，不该管的就不管。既要管，但又不能太严、太死。

但是，任何事物总有其特殊的一面，有的孩子可以基本不用管，有的孩子则需要比一般孩子管得更多些。

管理孩子的最高境界是培养孩子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

我认为，培养孩子的自我能力，最适当、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管理学中的“目标管理法”。

通俗地说，“目标管理法”就像给一艘航船制订了“目标”——目的地，并订出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油料消耗，等等指标后，即放手由船长带领他的水手们去达到“目标”。至于航线怎么走？中途停多少站？每站停留多长时间？航速如何安排？人力如何分配？怎样奖惩？等等等等，不必过问和干涉。只要能安全地按时到达既定目标，就行了。

简单地讲，是给个方向，订出目标，放手放权，不问细节。

具体地说，比如“目标”是让孩子在暑假期间自己组装一台电脑。那么，在与孩子一道把这个“目标”——什么样的电脑，多少钱等制订好后，就由孩子去制订达到目标的计划和步骤，并放手让孩子在达到目标的过程中实行自我管理。

如读者对培养孩子自我管理能力的详细内容感兴趣，请查阅拙作《家庭教育在美国》的有关章节。

采访者：有人把现在中国家庭教育的状况总结为“六多六少”，即知识传授多，智力开发少；关心呵护多，素质培育少

脑力劳动多，体力劳动少；身体关心多，心理指导少；硬性灌输多，启发诱导少；期望要求多，因材施教少。

还有人总结为“六无”即无微不至地关怀，无节制地满足，无边际地许诺，无原则地让步，无分寸地褒贬，无休止地唠叨。

你认为中国家长对孩子教育最致命的毛病在什么地方？

黄全愈：如果说中国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常犯的毛病，可以列出一串。但若要说最主要的毛病，应该是：中国家长用自己的意志来主宰孩子的一切。

倘若你浏览一下《家庭教育在美国》一书的目录，你会发现不少章节的内容与此有关：“望子成龙”还是“望子成人”？谁的兴趣？谁改造谁？能“试”犯一次错误吗？孩子能说‘NO’吗？等等都与“家长用自己的意志来主宰孩子的一切”有直接关系。

即便是上述的“六多六少”，也全都是由“家长用自己的意志来主宰孩子的一切”所造成的。

这里，不打算对“六多六少”展开来分析，但要指出一点：对“知识传授多，智力开发少”的“指控”并不很准确。因为，国内的实际情况并不是“智力开发少”，而是有些过滥，甚至用“开发智力”来代替“培养创造力”。缺少的是“培养创造力”而不是“开发智力”。

我们来看看“六无”。

“无微不至地关怀”，这很能迷惑人，让人以为家长对自己的孩子很了解。其实，中国家庭教育的毛病之一，是家长很不了解自己的孩子。